

新竹進士考略

黃祖蔭

人所共知，昔日鄭用錫是新竹人與有榮焉的進士，今天李遠哲是新竹人引以為傲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但人所少稱，陳濬芝和黃彥鴻其實同樣是新竹的進士，或知而不詳，而黃彥鴻且是翰林，計有清一代，為台灣僅出的四位翰林之一，其他三位是陳夢球、曾維楨、李清琦。有人認為陳、黃二位高中進士是離台以後的事，似乎不必胡拉關係，若據



此推論，則李遠哲之得獎，斯時乃以美國人的身分而獲致的，不但不是台灣人，就連新竹人也不是。果爾，人或以為非，但請問在同樣情形之下，認李遠哲是新竹人，陳濬芝和黃彥鴻為何不能算作新竹人呢？這情結是矛盾的，於邏輯亦不通，再以意識型態來說；只要某人自認是某地的人，認某地為父母之邦，不管身在何處，他即是某地人，正如政黨有所謂精神黨員然，其向心力值得欣慰，迎之都不及，何忍疏離見外。在沒有詳細說明以前，先列出他們中進士之年（台灣史上所出三十二名進士，新竹有三），用表認同。

鄭用錫（一七八八／一八五五），道光三年（一八二三）癸未三甲一〇九名，賜同進士出身。

陳濬芝（一八五五／一九〇一），光緒廿四年（一八九八）戊戌三甲一八四名，賜同進士出身。

黃彥鴻（一八六七／一九二一），光緒廿四年（一八九八）戊戌二甲八六名，賜進士出身，同科翰林院庶吉士。

鄭進士享譽至今不衰，有口皆碑，無庸贅述。

陳進士的生平，新修的新竹市志亦有傳：「陳濬芝、字瑞陔，一字士芬，樹冬，號紐石（別處載紉石，似以紐石為是，其有煉石補天詩，見塹城詩薈下二一頁）。先世由非（應為福）建安溪渡台。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出生於竹塹西門石坊腳。幼時，家計困頓，債務甚繁，債主再三追討，其父窘困，不知所措。濬芝代其父請求緩額，誓言父債子還，如果其父無力還償，由其全力承擔，他日成長後，必定備足本利償還，懇請暫勿相逼。債主見其年少，而又如此孝順，深受感動，未再強逼催討。其母為人洗衣，每日讀書課餘，而至洗衣之處，代攜衣籃回家，當時鄉里皆稱許為孝子。北門富紳鄭時霖敬其才德，邀讀於家塾，與其子兆璜互切磋，稍後，更以其女妻之。」

光緒初年，濬芝取進新竹縣學，後以成績優異，補為廩生。中式壬午科舉人。劉銘傳撫台時，因清理田賦及協辦團練，擢為五品銜，掌教明志書院。常與唐景崧、林肇雲等詩唱往還，名聞北台。後赴北京會試，及格陶世鳳榜，因未參加殿試而回（其因待考），僅有會士之名。當時正值甲午戰起，受命辦台灣防務，馬關議和，割讓台灣，濬芝以為不可，與丘逢甲等士紳聯名，奏請增加賠款以易台灣，切莫割地資敵，書上不報。乙未時，與士紳等共勸唐景崧成立台灣民主國，領導台民抗日。割台後復策劃召請劉永福由台南北上，部署抗敵事宜，未為唐景崧所接受，乙未抗日，終因調度失措，草草而終。濬芝已無可為，更憤恨日軍抗台時之無禮，舉家內渡安溪，掌教崇文、考亭書院。光緒二十四年，入京補行殿試，賜同進士出身。唯見情廷政事日非，從此無意仕途發展，返居長泰里居地。濬芝平日為人謙恭有禮，不易可親，鄉里中農民對其感佩不已，以先生稱之。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去世，得年四十七。平生著述甚多，因歷動亂，奔走各地，作品大多散佚，僅存於竹梅吟草擊鉢四卷，收錄詩作一百七十三首。」

濬芝生卒年月，上述有誤，茲查得福建安溪經嶺鄉，至今仍保存在他的故居，俗謂「鹹水進士第」中牌位上書：「瑞陔公，生於咸豐乙卯年十一月初十日

卯時，終於光緒辛丑年五月二十九日戌時。」據此可知，陳濬芝的生卒時間分別為咸豐乙卯（一八五五）和光緒辛丑（一九〇一），特代為更正。

王松的「台陽詩話」也有記述：「吾鄉竹梅吟社之盛，於光緒初年為最。陳瑞陔貢士（濬芝）未第時，詠新筍云：「干霄自是他年事，出得頭來已幾分。」（全詩見塹城詩薈下二一頁）未及，果舉於鄉，遂成甲午進士。」

按當時竹梅吟社，初為兩社，竹社乃曾得意於科舉人士所組成，以北郭園為聚會所；梅社分子多屬未成名的童生，以潛園為聚會所，故彰化詩人陳基六後有「哭家瑞陔進士」詩句說：「梅社昔曾懸赤幟」，所謂赤幟即自成一家。陳濬芝中舉時只十八歲（一八八三），後來他連續三次上京會試，卻皆報罷出都，即光緒十二年丙戌科（一八八六），光緒十五年己丑科（一八八九）光緒二十年甲午恩科（一八九四），他經會試取中會士，不知何故未應殿試，故他的同庚詩友施士潔也不知其終成進士，作輓詩時還以「輓陳紐石貢士」為題。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科（一八九八），他赴京補行殿試，得三甲一八四名進士，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明清進士題名碑錄」可以查到。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應試是返回祖籍後的事，但報名填寫履歷（當時叫「親供」）時，則自報為「台灣新竹人」，以明心跡，安溪人戲以「鹹水進士」稱他，顯然認為他畢竟是個台灣新竹人。因為他有了進士的資格，才當上了「考亭書院」的山長。從此「歸來閒擁皋比坐，佛火一龕僧一個。」（施士潔詩句），深居簡出以至終老。

濬芝有弟名濬荃，字梅陔，舉秀才，割台後同返安溪，亦從事教育工作，民國六年曾任師範講習所所長，卒年七十六，著有「嬾雲堂詩鈔」，以吟百花詩聞名一時，蘇子建先生撰「塹城詩薈」也有選錄。

濬芝有後人陳材驥，現仍居安溪經嶺鄉故居。

黃進士的生平，所見甚簡，揆其原因，不外生不逢時，仕途得意之日，正清社崩潰之時，享壽既短，更生了一個不肖之子，有文而無行，致談者避諱，故必

要從其家族背景中顯現出來。黃彥鴻的尊翁黃玉柱早年攜眷來台，定居新竹，可惜我們已無法察知他的居所，有侄以航海為業，故彥鴻兄弟得其堂兄舟楫之便，常往來台閩之間，就學於兩岸。彥鴻之侄，即黃崇鼎之幼子，黃玉柱之孫黃正襄，於一九二六年是在新竹出生的，現仍活躍於北京，為兩岸書畫家聯誼會副會長，曾三度來台辦畫展。茲將他的家族有關的文獻摘錄二三，俾補不足。

一、關於黃玉柱部份：

新竹市志科舉載：「黃玉柱，字笏山，早年受教於鄭用錫，長於詩文，復工書畫，深受鄭氏器重。咸豐初年取進台灣府學，為附生。咸豐五年，鄉試及第，官至廣西思恩州知州，為振興當地文教「……每朔望，命治下各塾師入署，背誦孝經，獎賞有差」，文風由此興盛。「性廉正，持躬狷介，辨明是非」，官聲日隆，深受當地居民敬重，「有富家孀，素不端，其子孫為報節孝，笏山偵得實，不許列傳，婦家陰以三千金壽，不為所動，卒擯不得舉。」臨財不苟，注重名實。辭官後，治學勤，所作詩賦文詞，明白淺顯，與鄭用錫風格相似，惜作品未成輯，散見於各處。」

王松「臺陽詩話」說：「黃笏山司馬（玉柱），竹塹人，以名孝廉官江右，所至有政聲。每朔望，命治下各塾師率其徒入署，背誦孝經，獎賞有差。且聞廉明有古儒吏風。哲嗣越激孝廉（崇鼎），芸激太史（彥鴻）昆季繼入仕途，方興未艾，人咸謂好官之報也。所刻司馬在日手作書畫饋人，余見其題墨竹七截云：「數竿修竹參差立，雅似人家好弟昆。一氣相生根本固，更深稚筍作兒孫。」真不實為自己寫照。」

林琴南「黃笏山先生畫記」云：「余年十六（一八六七），省府君於台灣，始獲拜黃韜山先生於李氏寓齋。先生朱顏鶴髮，能酒而健談，恒誦其介弟笏山先生玉柱詩，厥聲琅琅，余年稚未學，然已心偉其結響之高，流韻之遠。

逾年，笏山先生以長松巨嶂贈李氏，則奇古蒼鬱，一鶴立丑石上，振翮雄飛。余每遇李氏輒吮筆摹撫之，凡數十百次不復一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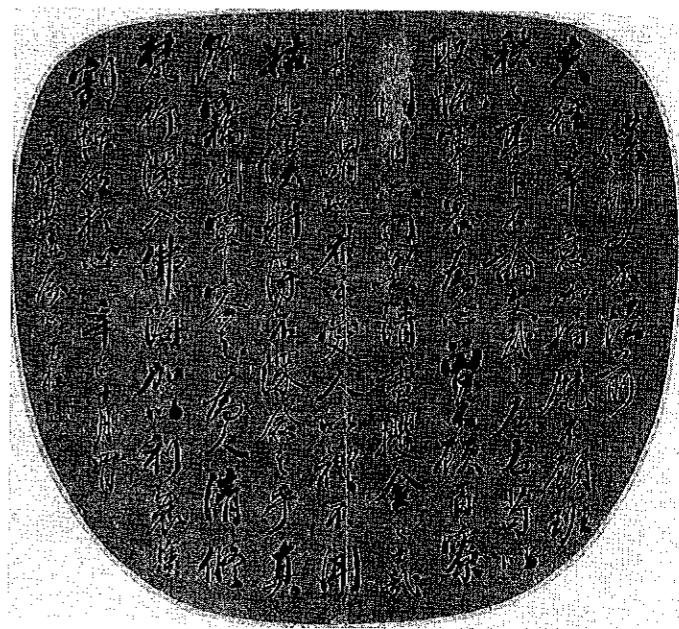
越乙酉（一八八五），始與先生喆嗣芸激太史同事吳航謝枚如師。余亦得先生松鶴一小幀，即以歸之先生長君樾激太令。

比來京主大學講席，得黃秘書秋岳，驚嘆其文，詢之，則笏山先生文孫也。秋岳古近體詩鮮榮修蕩，偉為詞傑，雖海內老輩不復能過，駢文亦不假緣擇，自極掞麗，乃吾鄉特出之秀。私自嘆息先生善人之果有後也。

先生家傳為吾師謝先生手筆，敘其居官之能聲。乃余得秋岳書，言傳中詳吏而略文藝，頗以為憾。然余曾聞韜山先生言，兄弟東渡遇賊於澎湖，先生藏明版杜詩及石谷畫冊於積薪中，賊覓得之，去詩取畫，先生欲索歸賊手，韜山先生止之。嗚呼！天下性之所嗜，寧復計及利書。以一畫之故，幾輕其性命，此足知先生篤嗜風雅之酷矣！

先生善松竹，寫竹石秀勁師與可，飄灑過天池生。恒謂吾鄉老畫師寫竹足以肩隨先生者，唯一謝瑄樵。棺樵落筆如風雨，乃殉難清漳。余至都問之善竹者，竟無人知瑄樵。而先生與鹿定興相國友善，都人士間或知之。然終不如余知先生之深也。

余不善竹，畫松則私淑先生四十年。今太史家尚有先生所遺巨嶂，二松夾立，一鶴中翹，於魄力中以神韻，絕作也。嗚乎！覘先生風節者，可於畫中求之矣！」



作者：黃玉柱

作品：書法

尺寸：縱一二六公分 橫三二公分

二、關於黃宗鼎部份

黃宗鼎於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中舉時所填齒錄：「黃宗鼎、字樾淑，行一，又行七。同治乙丑十一月初十日吉時生。台北府學附生。民籍。」

高祖金振。本生高祖金章，本生高祖妣氏籃、張。曾祖嘉榮，誥封奉政大夫朝議大夫同知銜廣西思恩縣知縣，曾祖妣氏葉，誥封宜人，晉封恭人。祖惠，號培軒，誥封奉政大夫同知銜廣西思恩縣知縣，祖妣氏劉，誥封宜人，晉封恭人，邑庠生諱國材公女，候補吏員敕授文林郎諱鍾英公、國學生諱平英公胞妹，揀選吏目敕贈文林郎諱維洲公胞姑，郡增生名蓉公，道光己酉科舉人同治辛未大挑一等分發江蘇委用知縣諱齊煌公胞祖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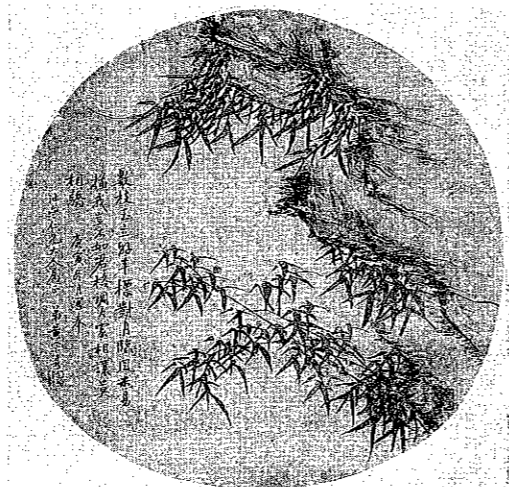
父玉柱，號笏山，咸豐乙卯科舉人，己未以知縣揀發廣西補發思恩縣知縣，調補興業縣，賀縣知縣，歷署宜山、武緣，貴縣、蒼梧、宣化、臨桂、桂平等縣知縣，光緒丙子科廣西鄉試同考官、欽加同知銜先補用直隸州知州，賞戴花翎。

母氏陳，誥封宜人，晉封恭人，候補縣丞諱松慶長女，從九品候選巡檢諱寶臣公胞姊。

胞弟黃彥鴻、光緒戊子（一八八八）科舉人；宗口、幼讀。

嫡堂侄枝芳、邑庠生，枝鑾、郡庠生、枝珊；枝濂，業儒；枝清；枝興；枝忻；枝南；枝椿。

從堂侄天煊。從堂侄孫懋康、懋增。



胞姊三，一適侯官縣光緒戊子科舉人丁名芸，一適長樂縣同榜舉人鄭名伯溶，一適知府街前署海防同知許名其並長子，廣東番禺縣學附生名椿身。

胞妹四，一適關縣翰林院庶吉士曾名宗彥公次子名以□；餘未字。

妻王氏，誥封武公將軍諱騰瀛公五孫女，嘉慶庚午科舉人道光乙未恩科舉人候選訓導就職直隸州分州諱道新公，嘉慶甲子科亞魁戊辰科進士欽點翰林院檢討加五級本行門國史館纂修書成議敘嘉慶癸酉科磨戡官保題史諱道行公嫡侄孫女，國學生欽加同知銜諱逢時公女，國學誥授奉直大夫諱際辰公、貢生諱屏藩公、邑庠生候選都閩府欽加游擊銜名拱辰公侄女，欽加同知銜名良圖公堂侄女，國學生名仰頤胞妹。

子文乾，幼讀；女一。

庶母林。

庭訓

受業師（以先後為序）；寶臣張夫子，榮齋唐夫子，仲枚唐夫子，莠臣吳夫子，克之劉夫子，承之孤夫子，少臣秦夫子，悔甫張夫子，堂兄梅激夫子、幼滄曾夫子，于歧周夫子，子瑜魏夫子，善溪羅夫子、瑞人林夫子、鹿泉郭夫子、山長遠堂郭夫子、山長穎叔林夫子、山長星齊曾夫子、山長豈庭陳夫子、山長虞臣鄭夫子、山長萱慶陳夫子、山長頤舫黃夫子、山長冰修五夫子。

受知師：偉軒朱夫子、縣試蒙與補考，學海書院月課疊取第一名；耀堂陳夫子，縣試蒙疊取第一名；千臣李夫子，府試疊取第一名，穎生雷夫子，府試蒙疊取第一名；展堂陳夫子（見新竹市志按察使福建，分巡台灣兵備道人物表三四二頁），歲試蒙取入泮。

鄉試中式第三十三名（光緒己丑（十五年）恩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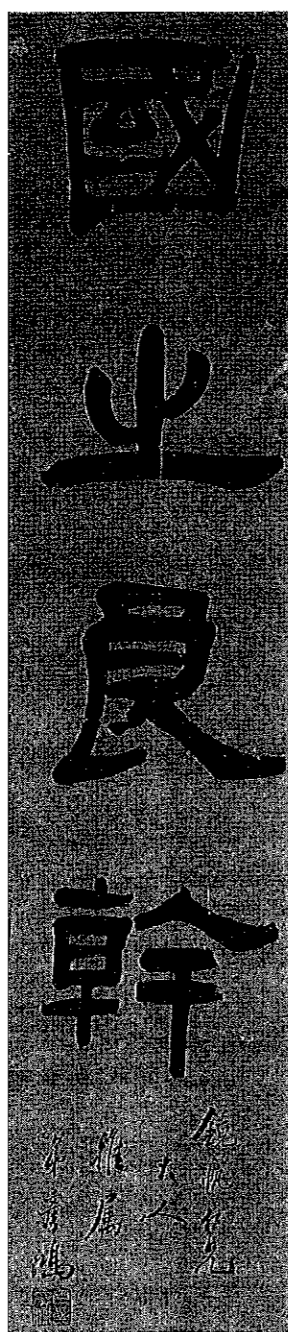
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名錄（一九五二～一九九二）記：「黃彥威（一八六二—一九五四），原名宗鼎，字樾淑。男，福建閩侯人，清末舉人。曾任山西朔

州知州、夏縣、大寧、永濟等縣知縣、福建建寧、河南蘭封縣知事、山西北路高等審判分廳廳長，北京財政部科員。撰有『浣月齋珍稿』。一九五三年被聘為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

三、關於黃彥鴻部份

「詞林輯略」記：「黃彥鴻，字芸淑，號宗爵，福建淡水人，散館授編修，改軍機章京。」

「中原文化與台灣」書法人名簡介：「彥鴻字芸淑，福建藉淡水廳人，玉柱司馬之子，司馬以名孝廉官廣西思恩知州，每朔望，命治下各塾師率諸生入署背誦孝經、獎賞有差，且廉明有志儒吏風。二子，長宗鼎，字月（樾）淑，舉清光緒元（應為十五）年鄉試，次即



作者：黃彥鴻

作品：對聯

尺寸：縱一三七·五公尺 橫四〇公分

彥鴻，性謙厚，未弱冠，喜治宋儒學，登光緒（應為十四年）賢書，二十四年成進士，選庶常編修，時日人已據台，遂居福州。民國建鼎曾偕眷歸台，居竹塹年餘，復出。工書法，閩侯沈愛蒼撫部，蘇戡學士皆稱其隸法為南中第一人。惜存世極少，日本書道家又復重金搜求，故省內極難見，據本會（省文獻會）調查今僅新竹鄭氏大齋堂有二聯，北門李氏一聯耳。」

從上述諸交獻中、有助於吾人對黃彥鴻的粗知大略，加上我平日瀏覽到的一鱗半爪，已可歸納如左：

黃彥鴻，原名宗爵，字芸淑，行二，又行八，清同治六年（丁卯）生於新竹，民國十年逝於北京，得年五十四歲，曾與林琴南同學於福建長樂謝鍵章門下。光緒戊子科舉人，比其兄宗鼎還早一年中舉。十年之後，即光緒戊戌獲中二甲八六名進士，同科翰林院庶吉士。光緒三十三年十月，軍機處行片各衙門，挑取漢京章，彥鴻以翰林院編修充補，一直做到民國六年（丁卯）五月遜帝小朝出走為止（見呂允甫撰）「樞曹追憶」及水東花隱撰「南屋述聞」：「丁巳與樞直者；趙廷珍、歐陽熙、章華、許賢衡、黃彥鴻、虞文明、雷延壽、呂式斌、江保傳，皆舊京章，……詰朝遂不復入直。」）京章之職至為清嚴，入直南屋，鴻彥為台灣第一人。

娶妻郭氏，乃其昆第共同業師玉尺山房郭廉秋之女，子二；長為哲維、次為澄懷。哲維名濬、號秋岳，林琴南在「黃笏山先生畫記」中特別揄揚，錢基博著「現代中國文學史」於「宋詩」一節亦有言及：「侯官黃濬秋岳嘗從陳衍學，詩工甚深，天才學力，皆能相輔，有杜韓之骨幹，兼蘇黃之詼詼，其沈著隱秀之作，一時名輩，無以易之。輒乃私淑於三立，氣體矣蒼秀亦！」汪辟疆的「光宣詩壇點將錄」，則封黃濬為「地知星賽仁貴郭盛」，並註「原籍台灣、甲午後隨家移福州。」黃濬於抗戰初期，時任行政院簡任秘書，管機密，竟將封鎖長江計劃出賣於日寇，經軍統局偵察有據，於南京安樂酒家就逮，旋即正法。大史學家

陳寅恪有詩太息：「昔聞被禍費疑猜，今日開篇惜此才。亂世佳人還作賊，花隨人聖有餘灰。法嚴一死總難貸，名毀千秋倍可哀，太息暘臺春又動，魂游應悔不多來。」詩中所「花隨人聖」即其廿四年，在中央日報所發表的筆記，以淵博翔實及議論精闢見稱發時，民國三十二年由其弟澄懷輯印單行本，名曰「花隨人聖龔撫憶」，民國六十八年聯經出版公司重新校訂出版。

張純甫詩集中雜詠其二「笏山竹石瑄樵工，山水餘情作古新。怪底琴南時讚歎：孫枝秋岳是詩雄。」附註：「黃笏山玉柱，以閩人占台籍，居官有政聲。長君樾淑大令，次公芸淑太史，均以台籍登第。其文孫秋岳，現以詩文雄京師。林畏盧作「笏山畫記」盛稱其畫竹，閩人可肩隨其後者，謝瑄樵而已。題畫詩字每佳。」張純甫說「均以台籍登第」是言而有據有的，除了王松記為「竹塹人」外，當黃彥鴻中進士填寫履歷時，仍自記籍貫為「台灣淡水」人，故「翰林名錄中」，黃彥鴻的籍貫明記為「淡水」，如「詞林輯略」記名「福建淡水」，實為「台灣淡水」。文廷式「聞塵偶記」就曾斥責：「台灣既割，舉國遂諱言台灣。劉銘傳卒，特旨予恤，而不正言其官為前台灣巡撫，不知草擬諸臣果何用心也！」而「淡水」非今狹義的「淡水」鎮，今淡水昔稱八芝蘭，又因淡水廳治設在竹塹，故與黃家有交誼的王松指為「竹塹人」，是為有力的證據。值得一提的是，清廷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時，「台灣舉人會試北京，聞耗上書都察院，力爭不可」。據「清光緒朝中日外交史料」卷三十九所記：這次發起上書的台灣舉人是：安平縣舉人汪春源；嘉義縣舉人羅秀惠，淡水縣舉人黃宗鼎，在京任職的戶部主事葉題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亦與焉。次月，汪春源、羅秀惠、黃宗鼎、黃彥鴻又參加了由康有為發起的十八省千餘舉人的「公車上書」。彥鴻兄弟後來恥為異族之奴，憤然離台，鄉人次久隔而漸淡忘，而黃彥鴻於民國肇建後一度返竹居年餘之說，亦難查考，據我推測，當在民國七八年間，溥儀裁撤章京之後，才有此可能，從黃宗鼎、黃彥鴻及第詩中，可知其對故鄉新竹的懷

念是無時或已的：

沙村飛雪白如雲 村角寒梅已放春
詩思鄉情都不耐 江頭愁煞杜陵人
黃宗鼎

滄桑身世亦堪哀 回首鯤演倦眼開
芳日戶庭今萬里 傷心不上望鄉臺
黃彥鴻

（本文蕪雜，因文獻難得，如黃宗鼎齒錄，故全部照抄，可供後人採摘之用。）